庸言

衡言卷第九

著述第九

按述者道既晦而能著之使明聖既作而能述之使傳非謂一切言語文字鄙倍支離若皆可以為著述也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皋夔稷契之時已有之矣冊書陳於太公放勳見於孟子世所傳誦蓋不止此布在方策教以樂正群士民之俊秀設為庠序學校俾日講習以明其懿德焉學成而後用之以至國家畢及民物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詩曰

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文也威儀禮也博文約禮盖周道也猶懼弗率於是乎學古入官有墻面之戒有非聖之誅有造言之糾故天下大同罔有違叛及其衰也家自為學國自為政聲教殊而道遂晦仲尼有憂之述詩書六藝以式萬世故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盖惆惆焉懼作聰明而蔑棄先王之彝訓也其所雅言躬行有得豈越著述之外哉苟謂舉夔稷契無書可讀則亦何必讀書子路之佞爾其在于今厭棄聖經反宗語録之鄙倍支離者自謂道學

無乃飲其流而迷其源乎是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惡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兎者也周邵程朱皆學于古訓而有獲者曷嘗舍聖經以求道哉然學庸語孟之後未見醇而不雜者矣是故積學以明之明見之知博文者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約禮者也知豈有二哉以尊德性為本而合聞見之醇以培養察之惟精由之惟一則道在我矣

下之言理也其本於庖羲之畫乎觀諸乾坤而聖人著之管是矣乾一而施其性健坤兩而承其性

順易以道陰陽卦爻末之及也孔子翼易始言之乾之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坤之初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則凡九六皆舉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坤之廣也乾施焉故德博而化六二直方而大乾之大也坤承焉故德合無疆知崇於學問寬仁則誠存而位乎天德自見龍而為飛龍言乎其崇也健故也禮卑於敬直義方則德立而見於事業以上體而居下體言乎其卑也順故也二五之相應也有如是夫九三言君子者何凡天下之為君為夫若也故詩三百臣詠其君妻詠其夫皆曰君子

小邑亦君也匹夫亦夫也故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六三言無成有終者何凡天下之為臣而從王事者猶地之於天妻之於夫也臣之不可以為君妻之不可以為夫地之不可以為天一也以下事上而已矣以內助外而已矣敢居成位乎哉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九陽而三亦陽剛之偏而能自脩者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四以陰濟之則及時而躍矣曰在淵者何以言乎其陰也六陰而四亦陰柔之偏而能固守者也故括囊以示其謹三以陽濟之則美已先含矣曰王事者

何以言乎其陽也曰躍曰從者何躍則在陰猶逆
從則在陽猶順皆或之者何陽居陰陰居陽隨時
未定之義也上九陽極則亢上六陰極則戰皆稱
龍焉以氣而不以質也質雖分二而氣則合一其
坤之承乾者乎合乾坤而觀之天下之道冒之矣
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庖羲畫卦因而重之世皆寘疑謂所畫不過八卦重
之者文王也故謂之周易予考之周禮夏后氏連
山易以純艮為首殷人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周易
以純乾為首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則

不待文王先已重矣然則何所徵乎管子曰伏羲造六峜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峜以行陰陽繫辭曰上下無常周流六虛六峜者六爻之位也六爻造自伏羲而周人循之則是卦雖八而其列必六十有四自庖羲時已然矣又奚疑之有

理一分殊庖羲以來言理日以備矣凡經籍文之可據皆理之已窮者也有一聖賢出則名理各自不同故堯始言天舜始言心湯始言性而欽敬文明精一中正恭讓禮義寬和畏慎温直剛毅仁信知勇之類見於禹皐陶之謨伊尹之訓仲虺之誥若

可謂殊矣分之殊莫非一理理之一則不越乎分殊之外此乃天然之妙也說文理治玉也物之脉理惟玉最密心如巧匠磨礲入細理日窮則義日精然後措之於事皆心之用而不差也夫氣一而已而乾主之坤承之文王彖易乾坤皆首言元蓋本舜所謂德元合人於天也天即人則氣即理矣太公望見而知之陳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義曰義而總之以仁仁即元也坤所以承乾者也夫子翼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然非實有諸己則不可故又曰大人存誠君子忠信

以而告樊遲曰仁曰知曰禮曰義曰信是謂五常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以其可欲者也由善而有諸已則信也雖美大聖神皆由性焉詣乎其極焉爾是故盡其心則無欲無欲則其理一也殆猶治玉復其天然之質乎是故作用心之知覺而不知窮理以盡吾性則工雖巧而所治非玉矣此所以流為異端也

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非安排也會萬而歸一非奉命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又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此朱子即物窮理之說所自出也物有
物物無一可同者析之精合之大豈可無稽古之
力乎今自天言之堯言欽若昊天不言上帝天亦
物也其象必有日月星辰其曆必有當朞之日其
氣下行于地則必有暘明昧幽其生物則必有民
及鳥獸此皆自本及末觸類而長之也舜言類于
上帝不言昊天格其物類六宗山川群神亦如之
然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已不同矣日之與月
以至群神其所以然者亦豈能同乎父子君臣物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其大凡也父慈子孝君明

臣忠則又異焉慈之則愛之愛之則誨之孝則溫凊定省愉色婉容則益異焉至於無隱有犯有隱無犯又何爲者乎耳目物也聰明理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又曷而然乎否則學而不思義理斯罔也已矧義理無窮不可以頓悟也一物不格則吾心一理不明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本末貫徹內外始融則吾心之知至矣雖天地之化育可一也而況其粗者乎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理氣之說自此生矣程朱

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于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于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也不分道器則混精粗于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聖賢立言之妙本於物格知至觀於六籍取象立義雖鳥獸草木之微至理存焉然天下古今三才萬物之所共由者道也道之在人尤不可離一氣流行於天地古今秩然出於心之所窮者理也理之在人尤不可亂理也者道之條目也性則理之命於天者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生則有性無生則性滅矣山水亦皆有性而況人乎鑿山必平堙水必竭猶夫人之絕命也故曰欲不滅性非生之資乎質則人與物同理則人與物異故曰惟人萬物之靈靈其理之主於心者乎尚之與也湯誥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及其亡也周書多士篇始末言惟天不畀而中則
言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盖民之秉為即帝之
降衷也天與帝一也自民受性則以帝言者豈非
主宰有生異於牛犬之性與非獨牛大為然凡有
形色各得性命以自全者無一同焉惟人則全具
此理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孔子言性近習遠於
易尤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如勑百官相似受命
捧勑而出其人何有不善及捧至所司遵奉成命
入各不同然猶與所勑相近故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及至用時又各有能知能行之分下民聽命安能知其詳哉此知道所以難其人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知崇禮卑而已矣知崇則仁可行禮卑則義可集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信之成四德猶土之王四時也自心之發於事言則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自事之制於心而言則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性根於心爲仁義

禮知脩德由於人則知仁禮義而信成焉夫是之謂立誠

學之醇疵惟言性可以知之董子仲舒對賢良策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韓子愈論性有三品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知子周子則尤詳焉通書曰誠源誠立純粹至善言繼之之初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成之之後也性之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孔孟以來三子者其醇乎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是以利欲為性也豈其本於告子食色之性與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混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是以五事為性也豈其本於莊周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與二子可謂大戾者已程伯子論生之謂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周子成性之說也王浚川廷相則非識

子為偏殊不知性善本其初言爾薛文清公瑄曰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此又兼以具於身者為性矣豈亦揚雄之見與然則敬用五事所以脩身非以脩性也必率性而敬脩之子周子嘗言之矣曰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

物然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薛文清公曰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又曰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如然則理氣終不能合一矣何以明辨之羅整庵先生欽順困知記曰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静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温涼寒暑為萬物之

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論出羣疑亡矣

秦漢去聖未遠帝王古訓見於呂覽淮南賈誼書猶

有存者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以逝者如斯之說也其誨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以效天法地之說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善於博利人以主善行仁之說也帝堯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以慎脩敬事之說也禹曰[illegible]

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弗能勸也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君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此不矜不伐之說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此思不如學之說也又曰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

言獻於賁然後聞於畢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此立賢圖治之說也雖或附會然辭不鄙倍吾有取焉

孔子之道大矣其文存乎易其言存乎論語君子學而思焉則理明於心思而學焉則心安於理喜愠則中節言貌則中禮孝弟忠信脩其本以勝之異端不攻而自破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陸象山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曷嘗

以行為知哉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知本非明善復初之謂乎或問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問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由此言之註我之云脩本之論也但其流則至於高虛爾頓悟為宗不由漸造則

是容易之易非乾之易知矣脫畧禮法不知本領則是苟簡之簡非坤之簡能矣罔且殆焉自陷於異端者也而何以誦法孔子

聖人有微言非聖則謬賢人有辯言非賢則贅夫子之文章即性與天道也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故讀孔氏之書得微言焉讖說殄行起自唐虞至周末而邪說詖行極矣楊墨鄉愿皆闢而息之故讀孟氏之書得辯言焉老子棄絕聖智仁義漢人崇之以並易僭矣哉莊周則處士横議之尤者也亂名實壞禮教吾無取焉列禦寇言多剽竊事多

乖錯張湛補綴晚出於晉其偽者與荀卿曰學至乎禮而止似知博約矣然既以善爲偽又曰養心莫善於誠謂蕪言不合先王矣又欲法後王以爲治楊椎曰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似知條理矣然以五事爲性反以仁義禮智信爲之用豈非外乎謂聖人之道若天有常矣又曰聖人固多變自相矛盾乃至此乎蓋不知性則不能定性性不定則其言不相副亡恠也文中子出於其弟凝而宋阮逸刪潤之龔鼎臣得唐本則多與逸異蓋事之乖錯真贋相半猶列也然吾有取焉曰以性制情者鮮

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性一也而情歧之欲歛以集義則不疑其所行矣故又曰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則應之若與之俱來廓然大公心得其正存神也去則忘之若與之俱去情順萬事之其所而辟焉者絕斯遏化矣優於楊者也斯六子者言多謬贅與佛氏相出入宋人立於學官命題試士茲儒術之所由雜與非聖非賢之書非有定性之學者孰能觀之知止主靜定性之謂也

孟子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宋之言見於他書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又曰
黃鍾大呂不與繁會之舞其音既也其亦居簡而
行簡者與墨子有書猶行於世大氐尚儉非樂而
宗禹故述禹總德之戒曰允德不著惟天命是保
既防凶心天弗加之欲不慎厥德天命焉荷述五
觀之叛啓也辭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
鳴鶖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其亦慎儉德
以懷永圖若與惟其太簡也行善致利尚以為非
惟其太儉也責父崇者尚以為是其源若此則其
流也無父無君亦奚恠乎後渠崔子銑曰世有大

室守修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其心固亦不知有君父也然恍楊墨之簡倫多矣

問

十三經註疏訓詁謬且贅矣宋儒出而盡廢之可乎曰訓詁之學與聖經俱著也左傳穆姜言元亨利貞孔子翼乾取焉卻欽言九功九歌註禹謨若取焉左史倚相言懿戒而大學因之大學釋淇澳而爾雅因之推此類也雖更僕莫之既已轉相傳誦以至漢儒豈一日積哉王弼註易有太極曰有必始於無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鄭玄釋天命之

謂性曰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知以無極翁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孔安國釋仁者靜曰無欲故靜王弼釋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皆周程所取而況朱子之所集者乎雖有謬贅在人精擇之爾故曰以我觀書則隨在而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問朱子釋太極圖證以易有太極一語周子自為說則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氏清謂易繫與圖不同何也吳澄文謂古今言太極者有二夫子周邵與老莊列子漢唐諸儒絕不相同蓋彼皆以

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此則理氣不分故闡若此爾以析衷曰太極豈有二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太極分陰陽為兩儀兩儀分老少為四象八木七火九金六水而土王五中觀於河圖參以月令可見矣是則四象即五行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蔡氏二之非也陸象山與朱子書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若濯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哉朱子從之以解圖說則是專以天言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

一天太極也元氣則行乎地而生人物至無之中至有存焉故謂之函也張遐以知易義徐稺嘗師之陳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晉紀瞻與顧榮論易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左思亦曰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無晝夜理包清濁唐孔穎達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柳宗元又曰無極之極漭瀰無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合而觀之理即形

氣也其源則漢儒謂易無體而有太極與周子實同栢齋何氏瑭曰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而不知天地皆太極之分體也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太極之分體誤甚矣哉然考之漢志則朱子之所本也晉唐皆沿漢說孰謂其異哉若夫老子列子皆言無極莊子言道在太極之先則是太極之外復有無極懸空在先而謂之道猶洪邁改周子圖說自無極而為太極也是則異矣

問邵子言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其論先天圖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

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
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太極
既分兩儀立矣與周子同乎曰同周子圖說證以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而及於原始要終三才之道雖別一
太極而已心在其中矣蓋周圖之始終即卲圖之
有無也卲子又曰夫無者延而有者也有者反而
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
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
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

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蓋道即太極太極即道言乎理之通行則曰道言乎理之極至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自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理即氣爾後世以太極為理陰陽為氣非知道者也

正蒙之談名理何所本哉黃帝正名百物世傳其書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列子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孫綽曰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

故張子宗其說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自名心之外吾不能亡疑嘗通究之篇首曰太和所謂道氣化之中清通而神故以莊子野馬狀其絪縕蓋言流行充滿有條而不息者理也豈即易之保合太和與次曰太虛無形至靜無感言性即天道也原太和之本合天人而一之豈即易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次言太虛即氣猶冰即水也則是性與天道一氣而已又曰太虛為清反清為濁分神形為天地乃及於此詞不已費乎又曰游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是川流敦化之流也然而未瑩也言太和不曾足矣易天理為太虛六經所未言也惟其名心乃符孟子故吾取焉

問二程更定大學各有改本朱子弗是也朱子重加更定分經補傳後儒弗是也其必折諸聖乎曰聖人之蘊盡在易矣折諸易焉可也夫大人之道閑邪存誠德博而化學為大人者忠信立誠知至知終觀於知所先後則詳矣其本治而所厚不薄則不雜施而失序所以為知之至也奚必聽斷其為

經文而重補其闕乎釋誠意曰必慎其獨則天德
王道全矣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故併綱領
言之誠意在致其知者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本立
則意誠矣又奚必釋本末而遺終始乎脩身在正
其心以次及末而治平好惡不可不慎正自誠意
知本而至之終之也全篇渾成奚必分章陽明舊
本之復良有見也曰陽明謂親民宜從舊本以虞
書孟子為徵曰親之所以仁之也徐養齋曰百姓
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為親則是無愛矣二說惡
乎優曰親新古通用矣書曰其新逆則又以親為

新是也況引及作新民乎親固與新同也

問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書固不可盡信乎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救時弊也雖至仁伐不仁兩兵之交鋒無漂杵記者或文勝質然不可謂之盡無也戰國爭城與地血刃自功蓋有以牧野藉口者故以不信救時弊也然則漢儒謂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稱王改元亦可信乎曰文王受命於商非受於天也出自羑里命為方伯專征故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薨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專征泰誓之作在專征十有一年幷

九年數之也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必待伐商而後追王焉以見所伐者獨夫也此民心所以為天命乎斯論也得諸王龜齡云

仲尼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於王霸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乎達道以經世亦時當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為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所以服蚩尤也胥內相殘詐譎黠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

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共仰之若時雨故秦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六自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於以秦雖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悖時干戈以亂海內之故與不然其景跡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班氏亦遷庶幾近之以淺不下史日衰矣吾何觀焉

書之旁迴詩之天澤盡言覺也伊尹之先覺其道也乎六其道也非其義也覺之公也於道義而後達於心焉以共致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違

不殖貨利於澤民乎何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合動静而一之所謂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周公思兼三王以致隆平夫猶是也釋氏之覺則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以精神能視聽言動為性王安石詩曰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又曰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歸依三寶讃曰頑我速登無上覺惟知使氣自用不復知理義為人心之主矣故蘇軾謂安石以學孔孟晚師瞿聃曷嘗法伊周哉拜相之日 對客揮麈作懷鍾山詩後罷

相判江寧游寓鍾山宜終老矣而復相命下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由人心用事進退無復禮義故也其告君則謂後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自是蔡京輩專以侈靡將順由安石邪說倡之也陸象山乃謂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分其罪嗚呼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凶邪實一心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人心之危其猶至此昏昧偏私之辭將誰欺乎

問象山云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自是黃氏震謂平日以此等為陷溺而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也豈自欺者與曰釋氏自達磨即心見性不立言語文字然語錄傳燈之類乃更繁多昔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談禪者大氐類此

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集義養氣當大任不動心可謂內外合一之學矣漢初儒者論著猶不

非道今之陸賈新語屬本也予得諸論衡文選註
者有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
命則順矣與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同義曰順之謂
道與中庸率性同義其後佛老與吾儒混為一途
虛文辞可槩見已白居易曰天地有常道萬物有
常生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
之以静取諸震而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在主
乃知養恬易曰蒙養正梁肅曰夫止觀何為也導
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性之本也物
之所以不能復者昏動使之然也照昏謂之明

動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李翺復性書曰誠者聖人之性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能復其性也蓋高宗時六祖慧能說法曹溪有語錄號為法寶壇經士大夫宗之故雖名士如翺亦皆參禪而僧道多以老易講授儒者反師尊之故其論著大氐以靜覺為宗至宋蘇轍序老子解直以中庸為佛法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樂之未發也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朱子謂既合吾儒於老子又彌縫以釋氏可謂舛矣然轍猶云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居山林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之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豈非以禪心起滅天地不須知有禮義故與南渡後大慧禪師宗杲者遍山門人張子韶樂其捷徑嘗師事之陸象山又師其徒得光杲敬子韶曰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故凡張陸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愚人耳目使入乎禪雖欲復出而不可得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象山所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不必存誠持敬者也嗚呼顏子所謂非禮孟子所謂義襲至是皆悍然不顧矣宗其說者不求理義惟談頓悟大氐曹溪之流派爾近清瀾陳氏建著學蔀通辯謂吾道蔀障至杲而極杲之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易秦而秦人不覺杲以其學易儒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既立名號猶襲嬴秦而血脈則已移于呂張

陸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于禪二人
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學庸語孟所得為多易與詩所
得僅如雞肋本義於臨不用啟正於震出謂繼世
生生之謂易分理與書揲蓍以求交索難依序參
伍引證之繁咸速恒久之畧至於卦變劉保齋病
焉邶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見孟子
註菁莪樂育見白鹿洞賦皆異詩傳與雝舊說同
比故鵲巢訓盈滿也謂衆媵娣姪之多鶴尾本白
而翎黑訓鶴鳴誤曰尾黑餘多未瑩馬端臨楊守

陳皆疵之然觀其自言曷嘗自是哉

學蔀通辯首言儒佛混淆朱陸莫辨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象山援儒掩佛朱子終身排之近世適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晚始悔悟與之合始於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成於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因為朱子晚年定論於是考究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中年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攻之甚力象山既沒排之尤明所據歲月最為精確且謂其學遺物棄事屏思黙慮專務空覺充養精神不思義理

過定此心久忽明快方謂之得其為禪顯然其徒有傅子淵者象山稱其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酗酒罵人又有顏子堅者棄儒為僧朱子答其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儻思於此未循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説詖行之流矣聞已得祠牒髡剃有期願更思慮與子靜謀之然陸子與書一則曰高明終當遂到二則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髡首

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何道耶予謂象山嘗欽朱子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以道問學之功多也故其教人務在收拾心之精神閉目止觀一朝頓悟光含萬象見景自說反至喪心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此謂實際此謂欛柄故象山嘗學禪偈曰家有壬癸神能運千斛水又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其作詩則有哮吼大嚼無毫全及始笑從前着意聽之句耿視聖經賢傳故爾然則其從

猖狂亦奚疑邪
呂氏本中辨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司若忽然自見黙而識之朱子謂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象山武陵學記亦言良知後渠曰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念之異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明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念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覇儒與
朱子通鑑綱目大一統之義遲矣推蜀繼漢取諸習

鑿齒黜周存唐取諸沈既濟皆溫公所不及也丘氏濬世史正綱閏秦隋而狄忽必烈黜魏丕宋裕梁晃與新莽同可謂卓識然晉武帝唐高祖皆一統若也晉雖篡魏而曹奐卒於惠帝時則非弒矣矧又魼行三年之喪乎唐起義兵實則篡隋而恭帝卒不旋踵曲諱不書而書司馬炎死書高祖崩偏矣書宋太祖曰宋主殂始終分註其年於漢下復與唐巽夫劉鈞卒養子立例以春秋莒人滅鄫則開寶改元當帝宋矣四海既同三綱無斁雖帝晉可也吾是以蹝朱子

癸未冬予册封道杭會同窓梁日孚謂陽明仰子孚即往紹興見之公方宅憂拓舊倉地築樓房五十間而居其中留予七日食息與俱始談知行合一予曰知以知此行以成此中庸所言一也信矣因指茶中果曰食了乃是味猶行了乃是知多火緊切予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足以步目一時求到其實知先行後公曰尊兄另讀宋儒書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邪曰書意在王恍不很可見行了乃是知予曰知之未嘗復行也使知不在先恐行或有不善矣公默然俄謂曰南元笑

昕送賦用兮兮噫歎辭也豈可誦德予曰淇澳誦德亦用兮似不妨公復默然自是論征洣頭諸賊待以不殺併及逆濠事甚悉予曰濠離豫章猶曹操離許使英雄如公擣虛漢不三國矣公嘆曰直諒多聞吾益友也最後出大學古本予曰明明德於天下仁也慎獨則止於至善矣意誠志仁無惡也無惡猶有過廓然大公無心過心正矣物來順應無身過身脩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公喜即書夾註中瀨行諸予舟謂主一為在此不學無益托日乎携之歸廣復論樂秋治河縷縷乃別始知公

未嘗不道問學也比平八寨駐廣予已僉臬江右時開講官師士民畢集先有簡托祝公叙招予予往見大喜曰昔論良知尊兄謂聖人於達道達德皆責已未能當言明德則良能可兼已作數文書院對聯矣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予致謝而已且曰天下今皆說吾言矣予曰顏淵無所不悅冉有則勉強謂非不悅爾恐人各自有夫子公笑曰是也非尊兄不聞此言予見其面色黧悴時嘸養寒以下療勸之行公以為然季薛二子拉予往受業予荒遯山中公行復簡予曰明德只是良知

所謂燈是火耳吾兄必自明矣予始終與公友其從焉若此豈自是者哉公逾嶺卒二簡令舒柏刻于陽明寓廣録中

程伯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故二程全書開卷語韓持國道即性也所以辯禪以心為性則非道爾濂溪少從鶴林寺僧壽涯山谷嘗添書勸其作祭高僧歸文宗老送禪歸儒大顛橫渠故程子嘗曰周茂叔窮禪客朱子早年從謙開善下工夫就裏面體認延平嘗言之即僧道謙也覺其不同一變至道豈非天下之大勇乎

河上公註老子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鼻玄口牝受天地之氣為神其鬼曰兆人之不死者載魂魄抱太和曰一道藏大旨皆出於此盖嘗考之元始居玉清境曰清微天其氣始青玉晨道君居上清境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混元老子居太清境曰大赤天其氣玄白此天中天也元始姓樂名靜信生於太無之先開刼度人刼盡而元始之體不滅其教尚歌音願學長生者稱兆焉有大洞度人二經皆四言繼以五言如選詩元始傳玉晨者也黃庭經言內景外景所謂老子閒居作七言

若也復有三十二天分三界曰欲曰色曰無色神
仙必治名山皆曰洞天何則仙者人依山也惟張
陵治龍虎山為天師其子孫曰角曰曾至今皆能
攝治鬼神授籙為齋拜章為醮天師總之而老子
之徒尹喜晉之葛洪宋之林靈素王文卿皆為真
人分曹而治其神將則蜀之關羽宋之康保裔與
天星王善地祇趙公明太歲殷郊之屬不可勝紀
夫莊子明言老聃死史記載其子名宗則亦世人
爾天積氣也聃與張陵果能白日昇天惡乎居之
今齋醮所諷惟有度人而大洞黃庭則否方士脩

詞載籍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文繁矣反約之其心乎曰然讀經以約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讀史以約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子以約曰衆言殽亂折諸聖讀集以約曰文以載道詞達而已矣古之學者志行篤而不自是故為己今之學者志行不篤而又自是故為人飲食起居動靜語默日用之常也心悅理義則不暇謀食矣身安理義則不暇懷居矣動靜必以理義則敏於事矣語默必以理義則慎於言矣志在是則事在是身在是則言在是猶必就有道而正焉無其人

以正諸經可也立言而言可則矣夫是之謂反約

潛言卷第九